

没有爱情 也要鲜衣怒马过一生

○黄丽娟



(资料图片)

她从南方回来探亲。一年没见,竟面容憔悴,整个人似乎老了一圈。饭桌上人多,不方便详问,我便约了好友晚上喝茶。

小城近几年盛行茶吧,离我家不远就有一家,装潢考究,古色古香,很有民国的情调。我和好友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,一抬头就可以看见街市。

好友喜欢金骏眉,我也喜欢。我们还点了几个甜品。一边喝茶,一边叙旧,时光一下子慢下了脚步。看着好友大而无神的眼睛,我终究压不住内心的疑惑。

“你看上去很累,发生什么事了?”好友愣了愣,不说话。我默默地给她斟了杯热茶。她缓缓端起茶杯,呷了一口,轻轻地说:“我,我离婚了。”我惊得嘴巴张成了O形。“都结婚十多年了,老夫老妻,还离什么婚?”“他要追求他的新生活。与其将两个人绑在一起痛苦,不如放手离开。”好友低下了头。

我的脑海中像在播放电影的快镜头,一瞬间,我又回到了从前。

好友夫妻俩都是我的高中同学。想当年,同学们都在为高考消得人憔悴,他们俩却在背地里热火朝天地谈着恋爱。或许是他们的掩护措施做得太好了,不要说老师不知道,就连我们这些好朋友也不知道他们在谈恋爱。直到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,好友固执地要填写跟他同一所城市的学校,我才知道她爱上了他。高考发榜,他俩如愿以偿,都考取了上海的重点大学。大学毕业,又顺理成章地结了婚。每次同学聚会,大家都感叹,高中同学恋爱的只有他们一对结了婚。唯一令人遗憾的是,结婚多年,一直没有孩子。

“孩子有没有不重要,只要有爱。”记得一次同学聚会上,喝得微醺的他对大家这么说。而一旁的好友,笑得很灿烂很甜蜜。其实,好友很想要个自己的孩子,当然,也包括他。只是在头一胎流产后,好友从此就没怀上过。

流产那次,好友曾告诉我,当时他调到了一个新公司,上司很器重他,让他先下基层锻炼,然后提他当副总经理。那会儿,她正好刚怀孕。他跟她商量,工作还没有起色,房子也太小

了,要不晚一点再要孩子,反正都年轻着呢,有的是机会。她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,便同意了。谁也没想到,这一次的流产竟就此剥夺了她做妈妈的资格。

我也曾为好友感到疑惑过,现在医学科技那么发达,而且他俩又不缺钱用,为何不试试试管婴儿呢?后来,有同学告诉我,她身体一直不大好,尤其是肾功能有问题。

他的事业如日中天,两年后成了公司的老总。好友在某一出版社做编辑,也不错。但没有孩子绕膝总是遗憾的,于是,他俩决定领养一个孩子。有次过年聚会,他俩带回来一个可爱的女孩。好友让女孩叫我们阿姨伯伯,女孩就甜甜地叫阿姨伯伯好。好友偷偷告诉我,是从上海福利院领回来的。还说,是他们俩一起去领的,他很喜欢那个孩子,平日也很宠她。说话间,我看到好友的眉眼里流露着爱的喜悦。

有了孩子,一个家终于完整了。我们都为他们感到开心。我小心翼翼地问:“离婚是为了孩子?”“是,也不全是。他有了别的女人。”好友脸上飘来一朵暗淡的云。

好友的回答令人大跌眼镜。我宁愿相信他是为了孩子离婚,也不愿意相信他有了别的女人。要知道,他俩曾经多么相爱啊!

“领养的孩子归谁?”其实,我不问就知道答案的。“他希望有自己的孩子。那个女人年纪比我们轻,有的是机会。”好友的声音远远的,我努力地听着,心里真不是滋味。

我们沉默了好久,茶都凉了。“不就是离婚吗?没有他,我照样能生活。”好友起身为我添了杯热茶,朝我笑了笑。我的眼眶不由得湿润了。还是托翁说得好,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关键看各自怎么去修行。

好友回到了南方。她给我发来微信:纵然没有爱情这件华丽的外衣,我仍然要鲜衣怒马地过一生。

好吧,那就鲜衣怒马地过一生。

心灵密码 MIMA

家庭冷暖 LENGNUAN

他的样子

○辛西迪

凌晨两点,她从噩梦中惊醒,发现男人的手臂正压在自己胸口旁,气不打一处来,她毫不客气地把罪魁祸首“手”使劲甩到一边,也把残存的睡意甩得一干二净了。

“怎么变成这么讨厌的样子了呢?”在他粗重绵长的如火车轰鸣的呼噜声中,她幽怨地想。曾经,她也迷醉于他的体味,眷恋他的眉眼,悸动于他的低语,在他温热的手掌里柔软成蓬勃的海藻。

那时,他一两个月才能回来一次,连续加班后,半夜坐火车到家。等待中的她片刻都坐不住,在阳台和门口来回徘徊,房间已经打扫得整洁清爽,他最喜爱喝的汤正在锅里温着。她盼着,想着,再见面就紧紧黏在一起,再不分开。

可惜,时间是爱情最大的敌人,它一点点吞噬掉那些曾经澎湃的爱意,像退去潮水的海滩,只剩垃圾残骸。

这世界上最不缺的大概就是怨妇了吧,连铁扇公主也委屈地控诉过:“喜欢时喊人家小甜甜,不喜欢时就叫人牛夫人。”早就知道爱情的反复无常,却总天真地以为自己拥有的会例外,结果,从心疼到嫌弃,不过几年光景。

从吃饭的姿势,到说话的语气,做事的习惯,两个人一旦开始互相挑剔,彼此很快就会变得面目全非了。曾经听他的呼噜就觉得心里踏实,知道他在身边,也曾看他宁静的睡颜觉得满足,那时,怎么会相信,多年后,连他的呼噜都能成为一种罪过了。

迷糊中,她再次被吵醒,这回是父母专属的铃声在执着地歌唱。她的心先是“咯噔”一下沉下去,之后又“突突”地跳个不停。果然,电话那端传来的母亲生病的信息让噩梦在现实世界演变成真了。

那两周是如何度过的,至今她都不愿仔细回想,反正就是各种兵荒马乱。她被焦急、担心、害怕等情绪裹缠得虚弱不堪,好在,老天垂怜,让母亲有惊无险。也好在,有他一直在身边帮忙撑着。他的爱陪伴她走出黑暗,也让她想起,他的眼,也曾璀璨照亮过她的整个宇宙。

看他栽倒在床上呼呼大睡,疲惫至极的样子真让人心疼。那刻,她忽然明白,之前变的不止是他的样子,还有她的心。有人说:“你以何种眼光看待这世界,这世界就回报你以何种模样。”是岁月积累的挫败感让她对自己愈发失望,却自私地不肯为难自己,转身全发泄到他的身上。他何其无辜。

潮水退了,第二天还会再涨,有些爱不见了,也许并非消失,它们只不过被沉重的生活压碎了、沉淀了,需要一些动荡的波折和细心的温暖来搅动、翻腾,才不至于让婚姻陷入沉寂之中。